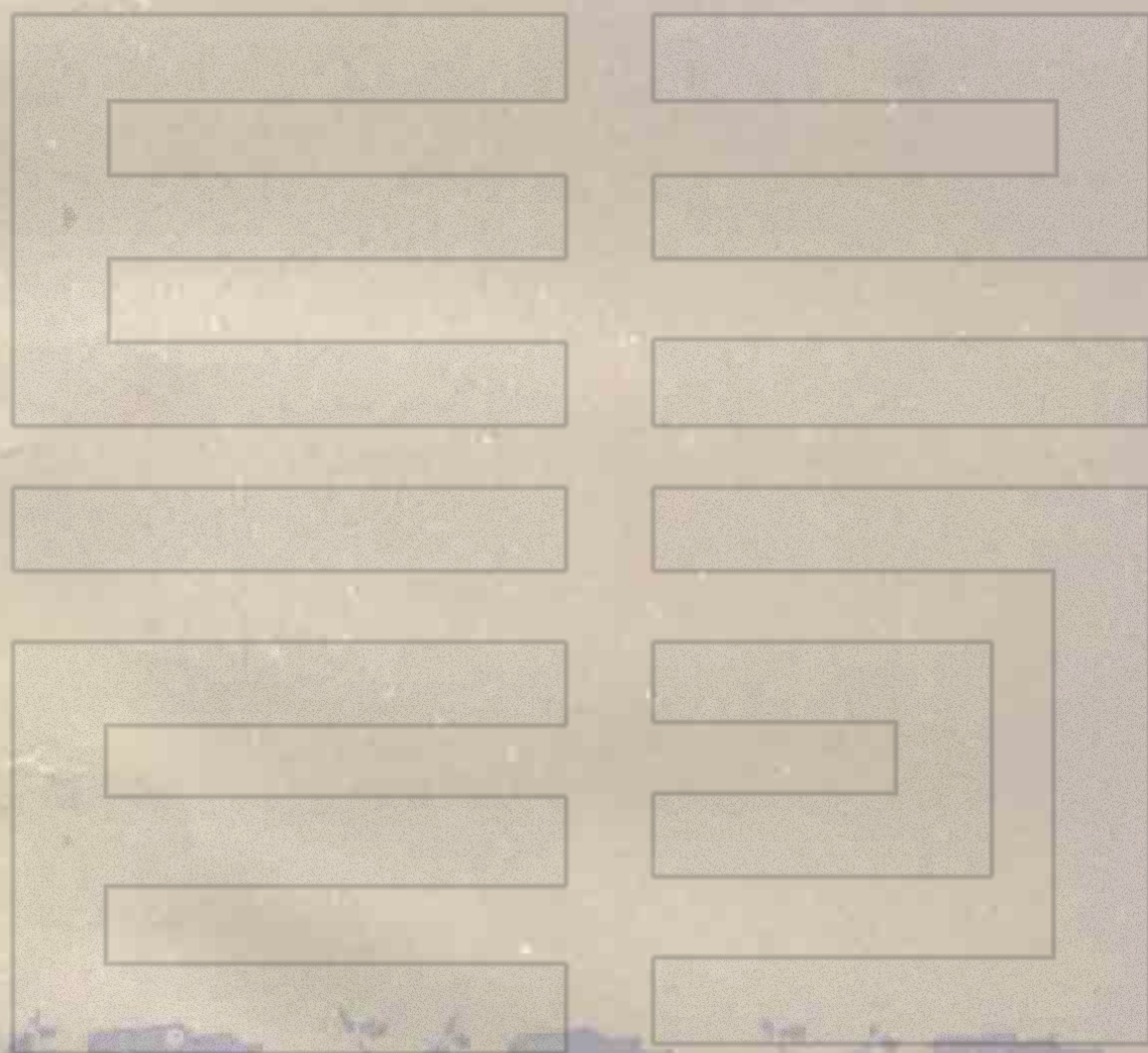


# 江格尔

著名蒙古族史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江 格 尔

霍尔查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江 格 尔

霍尔查 译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甘肃酒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125印张 2插页 80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

ISBN 7—228—00521—X/I·176 定价：4.95元



# 卫拉特人民贡献于世界文化的瑰宝

为《江格尔》史诗选译本而作

郝苏民

在我国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学大花园里，史诗这枝宏伟而古朴、秀逸而纯真、磅礴而瑰丽的奇葩，是尤其光彩夺目的。在这个富丽堂皇的王国里，北方游牧民族的英雄史诗群，更孕育出了犹如参天大树般的“三大史诗”，其中就有诞生并流传于西蒙古的《江格尔》这一宏篇巨帙。

这类史诗至今仍然经久不衰地活在人民口头上的这一事实，以及它们的被珍视和挖掘，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它们的破土生辉，不仅首先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空白，而且也确定了它自身在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史上应有的显著地位。出于其美学和科学的重大价值，它们早已进入了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读者的倾心注目。自然，“三大史诗”中的情况也是各自相异的，而其中的《江格尔》，则被中外学者们一致公认为是西蒙古人足可以自豪的，根植于本民族文化历史土壤里的一枝奇葩。所谓“《江格尔》史诗是蒙古民族史诗发展的顶峰”，“有理由把《江格尔》史诗看作是蒙古传统诗歌领域的一个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史诗文学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等等说法，正反映了研究家们对这颗瑰宝所给予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如果说，这一珍宝在我们祖国被各族人民所部分知晓，最早也仅仅是从边垣1942年编写、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古尔》一书开始的话，那么建国后1958年直至1978年的二十多年中，正式出版的蒙文原版《江格尔》，还仍然是1910年至1911年俄国人在卡尔梅克人中搜集的十三章本的翻版本。而1978年之后的情形则是别有天地，我们可以有组织地进行正式的科学记录和搜集，对它的介绍和初步研究也以相当速度发展起来。在这里，托·巴德玛和宝音和西格搜集、记录、1980年出版的《江格尔》十五章本，堪称近年来“江格尔学”工作中所取得的硕大成果之一。这一版本的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这一宏伟史诗的故土家乡中破天荒第一部来自人民口头话语的正式采录、写定的原貌之作，而且它对于国际“江格尔学”这一学科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现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汉文选译本所依据的恰恰就是这个原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虽然这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一本色道尔基先生精心弹力的译作《江格尔》，对《江格尔》的推广研究，自然不无相当意义，但由于它主要依据的仍然是俄国时期的十三章本，这就使现在的这个汉文选译本不失更多的意义和价值了。

《江格尔》这一人民文学瑰宝的最初被世人所发现、披露，如果说应从1804年至1805年日尔曼人B·贝格曼在里加以德文刊布为开端的话（1804年始有托忒原文的刊布），那么在这一百八十多年的学术活动中，关于这部史诗的主题思想，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其强烈的艺术魅力，不仅已被研究家们逐一越来越深入、全面地有所认识、珍视和宣扬，而且更从本世纪为转折，在研究获取累累硕果的同时，也诞生了许多不同国籍的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在这一学术的进程中，虽然发轫于日尔曼人，但俄、苏、德和以后的蒙古学者们，相继在这一学科的建设上所



取得的长足进展，也是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和称道的。

在我国，以1982年8月乌鲁木齐《江格尔》学术讨论会为里程碑的前后，对这一英雄史诗的研究已逐步开展并开始涉及各个角度和层次。尽管我们起步较晚，研究也落后于一些国家，但近年来确有良好的开端和大幅度的迈进。这里已引起各国蒙古学家，民俗、民间文学和东方学家们极大注目和兴趣的，就有包括这个选译本原文在内的大量最新珍贵资料的发掘和出版。

## 二

这部史诗为什么被世人如此珍视，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呢？

一般认为英雄史诗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开始之初，即所谓“军事民主制”时期。它既充满着神话和幻想的色彩，又以具有异能、奇才和神勇的英雄及其业绩为题材。它是对氏族、部落间战争历程的讴歌式回顾，是对氏族祖先、部落英雄崇拜式的颂扬。这个不平凡的“英雄时代”不仅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开端，国家产生的前夕，而且是人类首次战胜自然力的反映。与此相适应，作为这一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英雄史诗，也是人类早期艺术的范本，它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学成熟时期的到来。

当我们打开《江格尔》这一西蒙古人民世代智慧的宝藏大门，看到的情形正是这样：民间诗人——江格尔齐们用琳琅璀璨的珠玉般语言，以时而铿锵激越，时而从容裕如的优美韵律，为我们拉开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的时代帷幕，于是在大漠雄姿、山野风光的广阔背景下，卫拉特先民为保卫他们北方天堂、理想之地——蚌巴家园，以部落联盟的祖先乌琼·阿拉德尔汗之子——江格尔孤儿为首，及其十二名“雄狮”英雄、三十五名虎将（宝通）、八千名勇士率领着五百万奴隶，与严酷大自然和侵



犯掠夺者的代表——恶魔蟒古斯（假丑恶的化身）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正气浩然的战斗。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剑戟林立，铁马金戈、鬼哭神嚎、战火纷飞——部落间频繁的战祸，与之相连的民族迁徙，构成了这一时代气势磅礴、雄浑壮观的画面。在这里，有部落首领、人民期望的寄托者江格尔，有铮铮豪勇、耿耿赤胆的忠臣洪古尔，有谋略超群的智多星阿拉坦策基，有舌战群儒的雄辩家哈日·吉里宾，有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哈布图，也有举世无双的美男子明彦，以及铁臂力士萨波尔等等一系列英雄群象。在这些血肉丰满的英才俊杰及其业绩中，融进了卫拉特人民的民族精神和向往美好自由的崇高思想、意志和愿望。这就是：崇拜英豪、仇视邪恶，反对侵犯、追求幸福，共同保卫理想乐园蚌巴，并最终取得胜利。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芒交相辉映在整部史诗中，这正是它深刻的人民性之所在。而这一切又是在浓郁的草原狩猎生活的气息中，笼罩着一层神奇瑰丽的浪漫主义幻想的氛围，通过粗犷豪迈的语言和跌宕起伏的故事而进行的。所以，它又具有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江格尔》从雏形构成到整体定型，经历了漫长的不同时代。充实丰满的内容使它规模宏大而庞杂，然而篇章结构又形成独具一格的框架：除总括全诗主题思想性的序诗之外，每章以一个中心人物独立成篇，而各章之间又以贯穿性成分组成统一整体。

整个史诗尽致地发挥了具有美学价值的多种艺术功能——定型化“构件”的反复；颂、赞词的吟咏；各类譬喻的修辞手法；五光十色、绘声拟音和入骨三分的修饰；极度夸张；神奇的幻想；精雕细刻的描绘；警句谚语的妙用……这些共同构筑了这一伟大著作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内含。

卫拉特先民们天才而艺术地把包括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认识在内的民族精神、观念、习俗全都囊括于史诗之中，因此它成了



民族知识的总汇和百科全书，为我们研究卫拉特蒙古从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哲学、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以及伦理学、美学……等方面提供着珍贵的资料。《江格尔》史诗所蕴含的科学价值，也正是它之所以蜚声中外，并使社会科学家们为之心旌摇荡之处。

### 三

这个汉文选译本的问世是值得庆贺的。尽管它是个选译本，但毕竟是继四十年代边垣《洪古尔》那枝小花之后，在祖国大地上结出的第一个丰硕的果实。这就不仅为我国各族读者提供了一个艺术欣赏的比较完整可信的读物；为当今的文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学的借鉴，而且也为目前西蒙古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一部多角度的形象文献。研究家们可以从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民族关系、观念心理、宗教信仰、文化交流、口头文学的传承、传播，乃至方言、语义、语法、修辞、风格、演唱艺术等多方面获得研究信息。

作为《江格尔》史诗这个跨国大家族里的“嫡系”子孙之一，这个选译本及其原本从版本学的意义来讲，其价值是不应忽视的。

众所周知，《江格尔》这颗明珠的最早出土问世，是上世纪之初B·贝格曼首次介绍于欧洲的，无论是自那之后的五十年恩·依·米海依洛夫记录的两章《江格尔》，还是1864年由戈尔斯童斯基首次以托忒文刊布的两章，继之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俄国和苏联学者们所挖掘编辑出版的二十五章（部）的约二万五千多诗行的《江格尔》，都是搜集于现苏联的卡尔梅克人中间。（虽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或外国学者在蒙古于本世纪初也开始搜集并出



版了《江格尔》，但大部分属于本史诗的变异和其它史诗材料)。当然，即便这个搜集地图仅限于卡尔梅克人一处，而发现并取得研究成果的悠悠一个半多世纪中，由最早的旅游者、民族学家到后来的著名东方学家、蒙古学家，也是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艰苦探索，挖掘、刊布、认识、理解和珍视这笔遗产的曲折过程。美国学者阿拉什·伯尔曼什诺夫在追述这个过程时曾描述道：“直到相当近期，人们还公认卡尔梅克史诗仅在伏尔加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流传，但由于V·扎克路特金1940年出版的《江格尔》，人们才明白了这个史诗也为最西边的卡尔梅克人所知晓……”<sup>①</sup>。这里“才明白了”的“最西边的卡尔梅克人”指的是顿河哥萨克地区一带的卡尔梅克人。事实上今苏联的所有卡尔梅克人就是土尔扈特人，而土尔扈特人则为中国原西部卫拉特人之一。

土尔扈特人原居肯特、抗爱山一带，十三世纪末游牧于阿尔泰、塔城西北及今苏联境内的乌尔扎尔一带。1630年左右，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联合和硕特、杜尔伯特一部分到伏尔加河下游，1771年又回到了祖国。重返时被滞留于原地的那部分人，即所谓卡尔梅克人。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历史常识了。

近年来，我国民间文学家们在原卫拉特人的后裔们今日所聚居的甘、青、内蒙古西部，特别是新疆有关地区进行的广泛调查，为本史诗的研究所提供的多方面信息，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翔实的调查报告<sup>②</sup>表明土尔扈特人西迁伏尔加河之前，在本土故乡早已有人演唱着数十部的《江格尔》史诗了，而这对我们进一步探索《江格尔》产生的渊源和传播的来龙去脉，当然是一种

<sup>①</sup>见阿拉什·伯尔曼什诺夫《史诗〈江格尔〉研究现状》，西德《亚洲研究》第72卷。

<sup>②</sup>可参见《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1986年第3期；《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4期中加·巴图那生、特·加木查二同志的有关调查报告和文章。



有价值的科学依据；同时对完善、佐证学者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不是一个有力的补充（而这个认识，从符拉基米尔佐夫、科津，到达木丁苏伦，及至捷克的帕·帕乌哈、匈牙利的劳仁兹、我国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等经历了几代学者和一个世纪）。

另一方面，从这些后裔的话语中源源不断地直录到的史诗作品本身，不仅为横向比较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从纵向提供了史诗需重新研究的新课题。新疆《江格尔》工作组现已录制、写定的六十多部独立的、一百多种异文、即可印出十五卷、十万诗行的科学资料，是多么弥足珍贵啊！可以看出，在建设江格尔学的工作上我们是起步较晚，这是很可惋惜的，但今天我们确也把这项工作摆在了“江格尔故乡”和卫拉特人子孙们所必须完成的那种责任感的位置上去进行的。这些良好的基础成果中，就包括了托·巴德玛和宝音和西格二同志所搜集、出版的十五章本，即这个汉文选译本的原文。

史诗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翻译是一项艰难的工程，它是文学、是诗，要求艺术上的等值和音乐美；它又是民族知识的总汇，有其科学价值，这又要求语义上的准确。霍尔查同志谙熟蒙汉两种语言，早年他对短篇史诗的成功汉译，使他获得了读者的良好的印象和信任。译作恪守原文的忠实而又行文流畅圆润，对他为全国更多史诗研究者畅通了领略原文门径和积累了翻译史诗的经验，理应得到我们的肯定和感谢。

搜集、翻译、出版和研究《江格尔》史诗的前景是十分辉煌而又艰巨的。中国民间文学家和科学工作者赶超国际史诗研究先进水平的势头，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我们当然对世界史诗学专家、蒙古学家们的学术成就和真诚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

写于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7年4月



# 目

# 次

总序	( 1 )
阿拉坦策基与哈日·萨纳拉之战	( 12 )
赤诚的洪古尔与铁臂勇士萨波尔之战	( 40 )
雄狮洪古尔镇压弟兄三魔王	( 64 )
铁骨铮铮的哈日·苍萨尔	(151)
洪古尔与忽日鲁·赞巴勒可汗的王子交战	(231)
飞毛腿赛力罕塔卜克结亲	(251)
洪古尔结亲	(298)
洪古尔活捉魔鬼端殊日格尔勒	(408)
赛日宝通可汗迎亲	(443)
江格尔营救洪古尔、镇压哈日·托博图可汗	(486)
洪古尔镇压魔王布尔古德	(515)
洪古尔之子浩顺·乌兰降伏玛腊哈巴哈	(568)
勇士哈日·吉里干与沙日·格尔勒可汗交战	(675)
浩顺·乌兰、哈日·吉里干、阿里雅·双虎尔 三人捉拿勇士巴达玛·乌兰	(739)
浩顺·乌兰娶亲	(784)
译后记	(821)



## 总 序

在那遥远的古代，  
宗教兴起的年份，  
塔赫卓腊可汗的后裔，  
唐苏克·蚌巴可汗的嫡孙，  
乌琼·阿拉德尔可汗的儿子  
当代闻名的江格尔在世上诞生。

当他两岁的时候，  
故乡被恶魔洗劫，  
只剩他孤身一人。

当他三岁的时候，  
他跨上飞快的三岁赤骥  
攻破了三大营垒，  
降伏了庞大的魔鬼。

当他四岁的时候，  
攻占了四大营寨，  
镇压了巨大的魔怪。

当他五岁的时候，



战胜了五个精灵的头目，  
使它们发誓降伏。

就在他五岁的时候，  
他被大力士蒙贡·希戈锡日克逮住，  
变成沙场上的战俘。

当他六岁的时候，  
攻破了六座营寨，  
折断了百根银枪，  
招降了巴彦贡格·阿拉坦策基，  
——封他为左翼之长。

当他七岁的时候，  
打败了他所属的七个地方，  
江格尔的名声倍加传扬。

当他的赤骥飞快的时候，  
当他的金剑锋利的时光，  
当他自身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  
对那四个可汗——  
属辖的四十九个地区  
所有的姑娘全没有看上，  
迎娶了诺门特古斯可汗的姑娘  
——她居于日出与正午之间的方向。

他征集了神驹般最快的骏马，



他聚结了雄狮般最壮的好汉，  
把周围四方——  
四十二个可汗的领土攻占。

他的国土上人们长生不老，  
永远保持二十五岁的容颜，  
这里没有冬天，阳春常驻，  
这里没有酷暑，金秋绵延，  
这里没有袭人的严寒，  
这里没有炙人的烈炎，  
微风习习，  
细雨绵绵，  
蚌巴国赛如天堂一般！

圣主江格尔的五百万部众，  
布满了五个月行程的地面，  
那银白的沙山，  
成为天地间的纽带，  
矗立在旭日的脚下，  
轮廓显得清晰壮观。

那宽阔的沙尔蒂克海啊，  
有着两条蜿蜒的支流，  
泛起彩光——斑斓耀眼。

圣主江格尔  
自身所饮的清澈的敦布河，



不分冬夏奔流不息，  
冲击着沿河两岸。

他把所辖的四个国家，  
牢牢地握在自己掌间，  
治理天下的圣主的名望，  
传扬到老远老远！

在蚌巴国洁白的蒙古包里，  
他那六千零十二个勇士，  
聚集一起这样商谈：

“咱们应给圣主江格尔，  
建造一座普天下所没有的  
富丽雄伟的宫殿。”

于是，他们召集来  
四大洲的四十二个汗，  
共同商议，  
将在什么地点兴建宫苑。

他们议定——  
在日出的背阴处，  
在嘎尔碧迪山梁的阴面，  
在阿尔泰山的十二个大湖入海处，  
在名叫蚌巴海的海岸，  
在银白的沙山右侧，  
在辽阔的牧场边缘，



沿着五百棵紫檀和白杨的林带  
——把宫殿兴建。

四大洲的四十二个汗，  
带来六千零十二个工匠，  
选定一个吉祥的月份，  
选定一个最好的日子，  
用珊瑚制成的地毯铺地，  
用珍珠编织的帷幔作墙，  
北面用狮子獠牙作哈那<sup>①</sup>，  
南面用驯鹿长牙来装璜。

那能记叙过去九十九年的往事，  
并能预知未来九十九年事情的先知  
——阿拉坦策基用宏亮的声音说道：  
“若把宫殿盖得齐天未免有些过高，  
对圣主江格尔也并不好，  
还是盖到离天三指为妙。”

六千零十二个能工巧匠，  
到时按期赶到工地之上，  
原野中间搭起房架，  
周围筑起五面锡那<sup>②</sup>；

出口的地方，  
用玻璃装饰，

①哈那：椽子。

②锡那：指墙壁。



入口的地方，  
用水晶装璜。

在它北面过冬的人们，  
祝愿这里丰收马奶酒和奶食，  
用麋鹿皮将宫殿外表彩饰。

在它南面过冬的人们；  
祝愿这里丰收油脂，  
用白鹿皮将宫殿外面缀饰。

宫殿外面的四角，  
用火镜装璜；  
宫殿里面的四角，  
用钢铁包镶。

举世闻名的江格尔  
那十层九色的金色官邸，  
挫败四方四十九处仇敌的锐气，  
顶天立地巍然矗立。

即便装进套里，  
也能透出明月般的光亮；  
一旦从套里取出，  
便能放射七个太阳的光芒  
——那金官的黄纛，  
插立在宫门前方。